

時裝豫劇

妯娌之間

宇 瑞 改 編



內 容 提 要

这个剧本描写了农业社内先进思想同落后思想的斗争，反映了人们旧的思想意识的破灭和社会主义思想成长中的新气象。

剧中以方彩香、苗秀珍妯娌二人为中心，展开了深刻的矛盾冲突。秀珍积极热情，为办好农业社付出了全部精力；彩香见识短浅，嫌秀珍不顾家务自己吃亏。分红时彩香以己度人，怀疑秀珍留“体己”，由暗中勾心斗角到闹着分家。经秀珍主动帮助教育，并在行动影响下，使彩香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妯娌之间重新和好团结，共同积极办社。

妯娌之间 (豫剧豫剧)

根据四心上同名话剧改编

瑞 珍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地方国营洛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河南分店发行

豫总书号：874

787×1092 1/32 · 1 3/16 印张 · 25,700字

1958年3月第1版——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105·161

定 价：(7) 0.15元

妯 娌 之 間

(時裝豫劇)

根据田心上同名話劇改編

宇 瑞改編

人 物:

苗秀珍——女, 35岁、簡称“珍”

东 升——男, 12岁、簡称“东”

方彩香——女, 47岁、簡称“方”

淑 鳳——女, 17岁、簡称“淑”

亞 林——男, 22岁、簡称“亞”

時 間: 現代。

地 点: 农村。

布 景: 一般农民的家庭, 这是五間正房的东外屋, 是老太太活着时的住室。正面有堂箱, 堂箱上有坐鏡、帽筒、壺碗等摆设, 和堂箱并排放着一个坐箱, 上面压着一些农家的用品, 在堂箱和坐箱之前, 偏左放着一个寬長凳, 上面搭着一床不大新鮮的紅垫子。左右各有一門: 左門是通向堂屋和西屋(大嫂的住室), 右門通里屋(二嫂的住室), 右門旁, 有一張小八仙桌, 兩旁放着椅子。牆上有領袖象, 和几張年画。

慕 啓：春天的陽光，從玻璃窗射進屋內。淑鳳提一籃棉籽，
由西屋上。窗外，布谷聲聲。

淑：（唱）春二三月農事忙，布谷聲聲鬧門牆。

催得村邊鐘聲響；催得淑鳳心里慌，
將棉籽攤在桌子上（動作介）兩手不停選種
忙。

選出的棉籽白又胖，日後長苗定然強。

一邊揀一邊想，不由淑鳳喜洋洋，

但等中秋月兒圓；那千畝的棉田白茫茫，

那時我淑鳳把地下，微風兒送來桂花香，

把地下來桂花香，且看那萬担棉絮堆滿倉！

（癡癡地想了半晌，突然驚覺地回過頭來，順手從
帽筒內取出鷄毛撻子，悄手俏腳地走到坐箱跟前，
側耳聽了一會兒，見無動靜，於是，用鷄毛撻子在
坐箱底下氣憤地敲打了一陣，喃喃地）死老鼠！

（說着，搬去坐箱上壓着的一些東西，打開箱蓋，
發現花生袋子，驚）花生？……哎呀，現在社里正
愁沒有花生種呢，媽說已經賣了，鬧了半天，却原
來藏在這兒啊！（思索片刻，重到桌前選棉種）（稍
頃，大嫂上）

方：（氣憤憤地）

（唱）人走時運馬走膘，看來是我運不好，

有心沾點小便宜，偏偏老天不湊巧。

淑：媽，你上那兒去了？

方：唉，別提了，倒霉死啦！

淑：什麼事啊？媽！

方：剛才呀，我在屋里正給你哥哥上鞋哩，那一針還沒拔過來的時候哇，就听得供銷社用喇叭喊啦：賤賣布頭！賤賣布頭！我一听，連頭都沒顧着梳一下，披了件夾襖，可就跑出去了！你說倒霉不倒霉吧，不前不后，就差兩個人就輪着媽啦，偏偏人家的貨就賣光了！

淑：媽，以後再有這樣的事……

方：再有這樣的事，淑鳳，你跑的快，你先往那兒跑……

淑：不是，媽，我是說，再有這樣的事，別再爭爭搶搶的了，為了一兩毛錢，叫大伙看着，有多不好哇！

方：這有什麼不好！

（唱）這就叫周瑜打黃蓋，打願打來挨願挨，
有道是生意不成仁義在，又不是空手發洋財！

（忽有所想地）咦，你孀子呢？

淑：不在家，出去半天啦！

方：真真是，社里沒有活，就不能在家干點？這房前房后，家里家外……

淑：媽，看你吧，孀子要是有空，她還不是和你一樣的干！

方：沒空，沒空，別人就不象她！

（唱）她終日就象丟了魂，東奔西跑野了心，
當個組長就迷了竈，當主任還要把命拼！

淑：（調皮地）反正高興的也是你，生氣的也是你，記得大前天副業分紅的時候，孀子領回來了三十塊錢，也不知道是誰，樂的話都不會說了！錢，都不知道該往那兒放了，還說呢！

方：（有些難為情地，笑了）你就記得那些事，你當我還是頭一回見過那三十塊錢呢！

淑：不管是头一回，还是第二回，媽，你說呀，那天你到底高兴不高兴？

方：（打岔地）你嬌子好，我不好，还不行嗎？反正不管什
么事，我一張嘴，准是我的不对？

淑：（依然調皮地）誰說不对？有花生不卖給社里，却偷着
藏起来，还有人敢說不对？

方：（急）怎么，你知道了？

淑：再要不知道，老鼠就要偷吃光了！

方：喔，这可不得了啦！（背躬唱）

（唱）我只說来把她們瞞，換几只小豬滾利錢，

誰知好事多磨難，死老鼠也把人作踐。

淑鳳，这件事你嬌子知道了沒有？

淑：嬌子……

〔門外响起脚步声。〕

方：（急用手勢阻止淑鳳，一面又故作無事狀，語無倫次地）
唉呀，那供銷社的东西，可真叫人……不簡單啊！（念）
粪筐子，飯盒子，尿罐子，粉条子，还有那鉄鍬，紅糖，
小刀子，油鹽醬醋臉盆子，整整摆了个滿院子，叫你吃
穿一輩子！……

（說着說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自己笑了起来，
逗的淑鳳也随着笑起来）

〔亞林气势凶凶的上，〕

亞：（唱）組長作事太不公，不該存心把人蒙，

当干部：

你坐不端来立不正，說出話羣众怎肯听！

你家二嬌子呢？

方：出去半天啦，

淑：你找她有事嗎？亞林叔？我給你找去。（跑下）

方：看你气呼呼地，象个凶神似的，找她有啥事啊？

亞：哼！当干部还有这么当的，自己有亏心事，怕碰釘子不敢去，却叫别人去替她来碰。

方：甚么事啊？

亞：甚么事？（稍停）我問你：

（唱）你家可有花生种？

方：（慌）这……这……

亞：你別这这的，我問你，到底有沒有？

方：（强硬起来）有沒有怎么的？有，你还敢搶；沒有，你还敢要命？实对你說，早七、八天就卖光了，現在是連一个花生皮也是沒有了！

亞：誰卖的？

方：她嬌子，

亞：噢？（背唱）她巧言花語把人蒙！

（向方）唉，社里是买你們的，可不是白要哇！

方：要也沒有，买也沒有。

亞：你再說个沒有！

方：沒有沒有，还是沒有，要不，你就搜吧！

亞：（故意地）好，搜就搜，这可是你叫搜的啊？

方：（半真半假地）那你說說，翻出来咋着，翻不出来咋着？

亞：（故意地）翻出来沒收，翻不出来拉倒。

方：呸！你好大的口气！

（唱）小小孩家你不自省（音醒），全不怕說話伤了

風，

給你面子你不要，還要什麼楞頭青，

既然你是個不講理，就別怪我不留情。

〔乘勢坐箱子上。〕

亞：算啦，算啦，看你臉紅脖子粗的那個樣，說實在的，我還怕弄髒了我的手呢！

方：你嫌髒，那你就滾！

亞：滾？正事還沒辦呢，象你這種人，社里用着你點東西，就象從你身上往下割肉似的，要是從社里往家弄東西呀，哼！哼！……不用我說，你自己想想吧，大前天二嫂子從社里領回來六十塊錢，你准不會嫌多！

方：怎麼，你說多少？

亞：別裝模作樣的啦，六十塊就是六十塊，又沒人跟你借，

方：（自語地）噢——怪不得呢，我才明白了啊！

亞：有道是明白人好講，糊塗人難纏，就怕你昧着良心說假話，不念社里的好處。

〔二嫂秀珍上。〕

珍：（唱）春播之期日日近，里里外外忙死人，

選種子 上底糞，有道是人勤地也勤。

有事嗎？老兄弟？

亞：你幹什麼去啦？

珍：我從社里剛回來，想把後園圈里的那點糞起出來。

亞：（又生氣了）！

（唱）明日就要把種播，如今種子無下落。

人人都為社里忙，

（夾白：組長啊！）

你躲在家里好快活！

珍：剛才不是叫你到后街大坑沿老鮑家，把他家那几袋子動員出來，不就夠了嗎？

亞：哼，說得輕巧，那個歪咀娘兒們，是好惹的主？

珍：怎麼，沒動員出來？

亞：人家就是這樣，把咀一歪（學着歪咀的動作和聲音）
“怎麼的？你們當幹部的不帶頭，就看上我這几袋子花生！不賣，就是不賣，我還留着哄孩子呢！……”你聽這話，能活活的把人氣死！

珍：（氣憤，自語）這還是跟她們買呀！要是跟她們要又該怎樣呢？

亞：行啦，我的二嫂，什麼事光說不中啊！

珍：那麼，咱倆再去一趟吧！

亞：慢！

（唱）方才我已經領過教，何必再走這一遭，
依我看還是你去好——

珍：老兄弟……

亞：組長！

（接唱）你高抬貴手將我饒！（欲下）

珍：你別走哇！

亞：有啥話，咱們回頭談，回頭談！

〔轉身急下。〕

珍：亞林好象對我有很大意見似的。

方：管他呢，听狼叫，也不養活小豬娃了！

珍：咱家那兩袋子花生，前幾天我回娘家去了，嫂子要不賣，該有多好哇！

方：是啊！（打岔）唉，她嬌子！

（唱）我見你这几日精神不好，面色憔悴似水澆，
倘若得下冤孽病，又要嫂嫂把心操，
依我看你再莫要东奔西跑，有道是留得青山有
柴燒。

珍：（狐疑地）我有病？……

方：快別說啦，等一會兒，我給你熬点紅糖生姜水，喝上一
碗出出汗就好了！

珍：我沒啥病啊！嫂子。

方：別說啦！

（唱）此事你莫要把我哄，嫂嫂我一旁看的清，
自从你前天分紅后，這兩日精神大不同，
說起話來頭緒亂，走起路來慢騰騰。
依我看……好象有了病，再不然……就是有隱
情，

这是嫂嫂我瞎猜想，是真是假我心不明。

珍：（支吾地）我……我就覺着头有点暈。

方：那我就知道了，病在你身上，我也不能鑽你心里去看。
看。

珍：嫂子……你別为我担心。我見你这兩天眼睛又紅又腫
的，倒是應該多留点神才对呢……

〔淑鳳急上。

淑：嬌子，亞林叔为啥气呼呼的走了？

珍：我也不清楚。嫂子，我这就到老鮑家去一趟。

方：不用去，去干啥？（見淑鳳，轉想）啊……是得去一
趟，那你就走吧！

淑：嬌子，你上老鮑家去干啥呀？

珍：去老鮑家……

方：你不用跟她說，你走你的吧！

珍：……她家有几袋花生，社里等着用呢，我去給他們商量商量。

淑：嬌子，你別去，她不能賣！

方：哪說話都有你，你咋知道人家不能賣？

珍：剛才你亞林叔說老鮑家的花生種沒動員出來，我的頭就轟的一下子！不是別的，同樣都是任務，打井那些日子，隊長和老支書為了完成任務，一連就多少天晚上沒睡好覺啊！這回社里把張羅花生種的任務給我們組了，可是，到現在還沒完成，這不用旁人說自己也該知道着急呀！

（唱）播種的日期在眼前，片刻不能再遲延，

倘若尋不來花生種，怕只怕：生產計劃完不成。
難。

淑：（思索不語）

方：張羅不齊，就少種點唄！誰也不能保准今年收甚么！

珍：花生和棉花一樣，都是上級指定的面積。好啦，我走了！

淑：嬌子……

珍：不怕！

（唱）車怕墊來人怕勸，落後病怕的順心丸，

有道是一句好話三分暖，我定能打動她的心田。（下）

淑：媽，你別叫嬌子去啦！

方：（瞪她一眼）多嘴！

淑：（背躬、唱）怪母亲作事不思付，不該与社兩条心，
只急得嬌子团团轉，她一旁反作無事人。
我前思后想难再忍：淑鳳要把是非分，
急上来我慌忙出門去——

方：（攔）你干啥去？

淑：我去把嬌子叫回来。

方：你把她叫回来做甚么？

淑：媽，你看把嬌子急的那个样吧！

（接唱）难道說：你就不能替她分一分心？

方：傻妮子！你知道个啥？你替她分心，她可不替你分心，
刚才我听你亞林叔那么一說呀，我才算从鼓里蹦出来。

淑：（惊奇）甚么事啊？媽！

方：甚么事？大前天你嬌子从社里分回来多少錢？

淑：不是三十元嗎？

方：（气憤地咬着牙）三十元？两个三十元！

（唱）別看她平时不把話來說，心里却象个麻蜂窩，
原先她不能把錢掙，想攢体已难处多，
如今咱家入了社，她就象池魚入了河，
难怪他家懶外勤跑折腿，却原来起明搭早为自
个。

淑：（不相信地）媽，嬌子不会那样，是不是亞林叔和你鬧
着玩的！

方：哼！

（唱）你媽我眼花耳不聾，是真是假听得清，
分明是現金六十塊，只有整来沒有零。

淑：那你前天为啥不問問嬤子呢？

方：唉！

（唱）也是我忠厚太老成，因此才被他欺蒙，
我只說冬天活不重，他一人能分多少紅。
想不到冷活有大利，編編補補也頂工，
只怪我粗心大了意，才叫他瞞个不透風。

淑：（思索）这样說，她那卅塊錢能弄到那兒去呢？

方：傻丫頭，這還不是明情的事，还用問！

淑：嬤子一定不会自己偷着把錢留下。

方：你这孩子真是個死心眼！

（唱）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
咱不是孫猴子；怎鑽到她心里？
別信她終日里巧言花語，媽媽我早看出他的把
戲。
只怪你太年輕不明事理，為什麼总听她指東說
西，
从今后再莫傻里傻氣；做起事也應該有个主
意。

淑：媽，你別說這些了，我看嬤子不是那樣的人。

方：我問你，你說我難道不願意讓大家紅紅火火的在一塊過
嗎？

淑：誰說你不願意來。

方：我不願意嬤子和侄女親親熱熱貼骨貼肉的象媽媽和閨女
那樣嗎？

淑：當然也願意。

方：是啊，孩子！你知道這個就行。

(唱) 俗話說兄弟同心金鋪地，誰情願七另八落各東西，

有道是你有情來我有意，以心換心成知己。

怕的是口是心非不明理，一人枉自費心机，

就說分紅这样事，你嬌子就心口不如一。

淑：嬌子也許……

方：我可告訴你，淑鳳，別的事你跟你嬌子咋說都行，可這幾袋子花生，你要是跟你嬌子說了，那可別怪我这个當家的不疼你。我原打算把这几袋子花生……（剛想做几双沒有做完的鞋，突然被針扎了手）哎哟，這兩只眼睛都快瞎了，大睜着倆眼往手上扎。（气憤地嘟囔着）

淑：媽，赶明兒个托人到集上买付花鏡，再不，就买付养鏡戴上吧！（替母引綫）

方：净說傻話，那得多少錢哪？該买的東西多啦！要不，你哥哥爱打球，就給他买双球鞋有多好，又結实，我又省事。

淑：那就給他买一双唄！

方：光給他买能行嗎？

淑：那就一塊給嬌子的东升也买一双唄！

方：一双、一双，那不是去要啊，那得要錢哪！哼，她还嫌着在一塊抱屈了，我觉着比她还委屈呢！不信，比比看。

(唱) 比一比 看一看，沒有平地，怎显高山，

你爹學習回来后，就是社里技術員。

技術員 有待遇；月月就能抓來錢！

淑鳳你小学畢了業，終日也是不得閑，

能記賬 能生产；月月也能抓來錢！

你哥哥高中畢業后，眼看就当工作員，

工作員 惹人饑，月月還能抓來錢！
你媽我雖然事情多，也能抽空到田間，
今日積 明日攢，多多少少也抓錢！
你抓錢 我抓錢，咱一門四口都抓錢！
惟有他們娘兒倆，終日請吃又坐穿。
你嬌雖說能勞動，可就是身薄力又單，
东升他还年紀小，吃飯還要人照管，
要等他掙錢把家養，全家都要餓死完！
這些賬她就該算一算，看一看她冤，還是我冤！

媽：（不耐煩地）媽，你又說這些了。

我：我知道，我一說這些，你們都不愛聽，可我也不是愛說
這些事，我是算算這個賬，本來我打算把這兒袋子花生
賣了換成小豬娃……（突然變了主意）嗨，現在反正是
這麼回事了！

（唱）前面有人把路引，後面就有人來跟，
既然她敢攢體己，也就興我存私心，
回頭我把淑鳳叫——

淑鳳，你趕快從後園跳過牆，告訴郭福你舅老爺，把這
點東西弄到他那兒去。

弄到他那兒去干什么！

在這眼皮底下，還能放得住嗎？快點去吧！哎

（接唱）你翻牆傳話要留神。

〔淑鳳不動。〕

：（偶然想起）淑鳳，你不是早就要買一件花衣衫嗎？這
是五塊錢……（將要遞給淑鳳、忽又藏了起來）是不是
外邊來人了？

淑：（向外边望了望）那呢？媽淨自己大惊小怪的！

方：沒來人哪？給，有她留的，就沒有咱娘兒們花的？

淑：（高兴地）我明天就托人到集上买那件粉紅化的。

方：哎，我再告訴你一遍，這兩袋子花生，可不許你咀淺。

你要是嘚嘚出去，以后你就少跟我叫媽。我說你聽見了沒有？

淑：聽見了。

方：那你就去吧！叫你舅爷快来，他来的时候叫他在后园先咳嗽一声。

〔淑鳳躊躇。〕

方：怎么，我說話你就沒有听？

〔淑鳳無奈，下。〕

方：（冷笑）哼哼！

（唱）你会刁来我会刁，一着更比一着高，

不怕你有千条計，我拔根汗毛賽銀条。

东：（幕內）媽——！

（东升跑上，剛進門文具盒、筆記本等都掉在地上）

方：（斥責地）你慌慄狠干什么？要死啊！

东：（拾着东西）書包底坏了，啥也裝不住。

方：反正什么东西到你手里也不能結实，鉄打的也能弄成窟窿。

东：搭从我上学就是这一个破書包，都已經使了四、五年啦，还說費！

方：不費，不費，你使的仔細……

〔东升剛要爭辯，淑鳳上。〕

淑：（唱）淑鳳边走边思忖，不由一陣亂紛紛。

方：怎樣？在家嗎？

淑：不在，叫村上叫去了。

东：（問淑鳳）誰？

方：（搶接）你亞林叔。（對淑）你沒給他家里留句話嗎？叫他快点！

淑：說了。

方：（放心地。）噢，那就行了。唉，你抽空把东升的書包補一補吧。

东：不用了，大姐，叫俺媽給補吧！

方：誰補還不是一樣，非得你媽？

淑：（拿起書包）哎呀，這書包還能用嗎？

东：大娘，我想……

方：想買一個新的是不是？

东：嗯，筆記本也用完了，大娘，給我兩塊錢就夠了。

方：我沒錢，要錢跟你媽要去。

东：我媽那來的錢，錢不都交給你了嗎？

方：都交給我了？

东：那可不是嗎！

方：（想爆發）你這個小小的人，也知道昧着良心……

淑：媽！

东：誰昧着良心？

方：你給誰瞪眼哩？

东：怎麼，就許你瞪？

方：好，你瞪吧，看你能不能瞪出錢來。

东：我偏要瞪！